

老爹爹的灵柩停在堂屋里。吾乡习俗，老人去世后，灵柩要在屋子里停留三天，除了有对老人的不舍，也为方便路远的亲友们赶来，送最后一程。

屋里屋外都是来送别的人。老爹爹静静躺着，像是在酣睡。我在他灵前磕三个响头，目光落到他的照片上，他有着和爷爷一样的眼睛，目光温和、安详，正静静地望着我，像从前那样。

老爹爹是我爷爷的小弟弟，我们不叫他“小爹爹”，而是叫他“老爹爹”，暗含着尊敬和亲昵。老爹爹话不多，到了暮年，因为耳背，更是少了言语。每次见到他，我都会轻轻喊一声，虽然他听不见。我喜欢静静地望着他，就像望着我故去多年的爷爷。现在我跪在他灵前，又轻轻地喊了一声，像从前那样静静地望他，望着望着，望出了满眼泪水。

老爹爹年轻时皮肤白净，一脸文气，到了九十岁高龄，依然面容清朗，自带一股高贵气。有人儒雅，有人倜傥，但很少有人有高贵气。

祖上是乡人眼中的“大户人家”，有良田百亩，后来被分割了。幼年未吃过苦的老爹爹，后来几乎学会所有农活。到了适婚年龄，有媒婆帮着说亲，许多人家一听到老爹爹的出身就直摇头。隔壁村的那位姑娘，贤淑温柔，擅长女红，躲在门后看老爹爹，眼见那个人白白净净、浓眉俊目，着一身普普通通的蓝布衣裳，垂手立在堂屋里，像个书生，便红着脸悄悄告诉自己的母亲：“就是他了。”这位姑娘后来便成了我们的“老奶奶”。

福气

叶静



绽放 胡茂芹 摄

老爹爹和老奶奶接连生了六个儿女。贫困年代，家里人口多，老爹爹要比别人干更多的体力活，才能养活全家老小。他常常一个人挑着两担米，从江北到江南，几十里路，先挑上一担米，走半里路，再走回去挑另一担米，来来回回独自“接力”，一路气喘吁吁，一路汗水滴答。老

奶奶心疼老爹爹，家里的活绝不让老爹爹沾手，即便是挺着大肚子的时候，也是自己翻过大坝埂去水库里挑水。

老奶奶有个弟弟，生下来就看不见，早些年一直没娶上老婆，后来领养个女婴。老爹爹知道老奶奶心疼这个弟弟，便格外上心，将女婴接到家里当女儿养，一待就是许多年。

老爹爹和老奶奶年迈以后，一人耳朵听不见，一人眼睛看不清，常常手拉着手坐在沙发上，一坐就是老半天。老奶奶嘴里念叨着，老爹爹望着老奶奶的嘴巴动，并不做声，一会摸摸她的手，一会捏捏她的胳膊，一会儿摸摸她的脸。后来俩人都生了病，老爹爹总惦记着老奶奶的药吃了没，老奶奶又担心老爹爹会忘了

吃药，再后来两人更糊涂了，许多事都记不住，却从不忘记给对方准备好药片，直到对方吃下，才会安心。两个人像两棵老树一样陪伴了七十多年，现在一棵老树没了，另一棵老树的身边就空荡荡的了。

我和妈妈走进屋子，老奶奶坐在轮椅上，单薄的身子像是陷在椅子里。她面容平静，如同泛着细纹的湖面，我喊了她一声，她怔怔地望着我，眼眶凹陷，似乎装满夜色。

“妈，阿静来了。”大姑妈对她说。老奶奶的嘴里下意识地念叨着：“哦！是……阿静来啦。”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叶。我走上前拉着她的手，轻轻摩挲，想要说点什么，终是一句都没能说出来。

照乡俗，灵柩被抬走时，老伴是不能跟出去的，大门要紧紧关闭，亡者的灵魂才会安心上路。就要告别了，老奶奶从轮椅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手脚哆嗦着，走到灵柩旁，轻轻抚着灵柩，像是在轻抚着老爹爹的脸，满是皱纹的双手如同枯黑的树皮一般。她将老旧的脸贴着棺木，嘴里念叨着，念叨着，很轻很轻，如果有人能听得见、听得懂，那一定是老爹爹，这是老伴说给他一个人听的。

鞭炮声、唢呐声响起来，震天动地，主事者一声吆喝，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开始起棺，老奶奶被人搀扶到轮椅上，她嘴角颤动，双手向前伸着，像是两根枯树枝悬在空中……

我并没有太多悲伤，却有欣慰和喜悦，两个人能活到九十多岁高龄，而且相伴相爱七十多年，所谓的福气，莫过如此吧。

回到半山居

陈云东

昨晚，旺财闯祸了。

这条雄性柴犬一岁多点的时候，主人没空养它，放在宠物店寄售，我看他血统纯正、面相不丑，想着给家里同品种的母狗朵朵找个伴，就把它带回了半山居。大半年过去了，它还一直不认为这里是它的家，我嫌它原来的名字太俗气，想给它另取个名字，可只要你不叫它“旺财”，它就不搭理你。它每天不定时溜出去，钻门缝或是翻院墙，访朋会友。我有时候带它出去溜达，上到禾丰村，下到中河，沿岳西县来榜河边的公狗母狗老狗小狗它都认识，路过都要停顿一下，关系好的，嬉戏一会，关系不好的，吼叫几声，吵几句嘴。路人见了它，也都热情地喊“旺财！旺财！”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。相比之下，人家跟我打招呼倒明显平淡了许多，纯属有分寸的客气，问一句：“忙啊？”从眼神到语音似乎有着另一层意思：这家伙，一天到晚，吃饱了没事做。有

热情点的说一声：“来家坐会，喝口茶嘛。”我还没吱声，旺财已先进了屋，人家拿出早先留给它的鸡骨肉杂扔地上，看它摇着尾巴咯嘣咯嘣食，从头到尾撸撸它一身金黄油亮顺滑的皮毛，一脸羡慕地嘀咕着：“这狗东西！这狗东西！”我喝着寡淡的白开水，很不是滋味，明显，我是沾了旺财的光！

后来，我就不带旺财遛了，反正我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，反正它累了饿了，记得回家的路。

被我从小养大的母狗朵朵就明显不一样，从不轻易跨出院门半步，大家闺秀般，就在门口蹲着，趴着，守着，迎客，送客，看远山，看日落，等旺财回家。

前阵子，对面新龙家的母狗到了发情期，旺财不淡定了，一得空就溜出去。前天，那条情窦初开的土狗居然寻迹找到我家，在围墙外边故意发出响动，旺财早就闻到了气息，碍于朵朵的面子，不敢明目张胆出去厮混，只趴在木屋走廊的地板上，心猿意马地支楞着耳朵眯眼假寐。朵朵斜眼看看旺财，警觉地绕着围墙转圈，吼叫，叱骂，宣示主权与妇权。外面的那条土狗也呜哩呜哩对骂、叫唤。旺财终于抵挡不住诱惑，不顾朵朵的严厉斥责，哧溜翻过围墙出去了。

旺财春风得意、神清气爽地抖着卷尾，踏着轻蹄碎步回家时，路过隔壁老齐家，正好看到人家母鸡进窝，猛窜过去，把准备歇夜的鸡们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只老母鸡慌不择路，直飞下两丈高的石坝，折了一条腿，哇哇惨叫。狗闯了祸，我还得收拾，下晚时分，口袋里揣了包烟，去找齐家打招呼。齐家两兄弟正摆了柏木桌子，在门前稻场的老槐树下喝酒，我过去打香烟，刚说了个事头，齐家老二红着脸叫他媳妇：“端张椅子来，再炒个菜，来喝两盅。狗撵个鸡，这还算个屁事……”他生得一副猪腰子脸，跟他泼辣媳妇很是般配。

山里乡下，人家不会轻易请人吃饭、喝酒的，你要是叫人家吃饭喝酒，对方也总会寻思会是什么缘由。我是外乡人，既然人家叫了，就只好坐下，喝酒。

照例酒少话多。齐家老大早年出山闯天下，从他那板栗红的脸膛，以及他吸纸烟的派头上，看得出他见过世面。邻居们说过，当时如果他胆子大一点，脑子活络一点，早就发达了。我又问起这事，他觑着黑黄的豁牙呵呵一笑，说：咋就叫“发达”了？禾丰上头的储家老大，算是个能人吧？做包工头，抽头，偷工减料。钱倒是赚到了，可儿子谈个女朋友，都看过家

了（看家，是山里人谈婚论嫁必须的流程之一），不还是被女方还了彩礼退了婚！他用夹着卷烟的左手撸一把落在头上的槐花，右手端起盅子，咕噜一口浊酒，幽幽地深吸一口烟，嘴角鼻孔弥漫着含蓄淡然的青烟，长长的目光看向很远的远方。

齐家老二给我斟酒，闲扯打听一些事，其实哪件事都不是他关心的，不过是出于山里人好客而又好奇的心理。见我话语不多，也很有分寸，他便死劲地劝酒。老二媳妇端上来炒好的一碟菜，是腊得透明的肉。趁着酒劲，我问齐家老二跟他媳妇是咋认识的，他媳妇立马喜鹊一样喳喳：她老公原先做篾匠，做得一手好榻床椅凳，那年去她家提亲，就送了一把亲手做的靠背椅，算是定情物。我笑问，那把椅子还在吗？你可得好好保管。老二媳妇笑指说：你屁股下坐着的就是嘛！果然，做工精致，泛着油红色包浆。我下意识朝后靠了靠，结实，稳当得很。

天黑，起风了，等了一天的台风，似强弩之末携着雨姗姗来迟。齐家兄弟端桌子收板凳，我起身离席，一脚踢在不知什么时候蹲过来的旺财身上，也骂一句：“走，回家！”我晃荡着两条高低不平的腿脚，迎了斜风密雨，回我的半山居。

